

河南省作协会员桂林

桂林

河南省固始县人，河南省作协会员。已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多次获奖，出版了诗集《梦翔》等。



我被诗歌撞了一下腰 关不上的窗

蜗居于小城被人遗忘的角落,任凭信风或季风肆意吹乱我如麻的心事和千折百回的忧伤,直面每日踌躇满志的太阳,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生的波谲云诡。我表面上在平庸地重复了无生趣的光阴,但是,我内心始终如春天的野草一般鲜活着一抹憧憬;渴望能够吟风弄月,让干涩发黄的记忆充满诗意的曼妙。这是一个风向不顺着诗歌的时代,少许如西西里弗似的执著的诗友们苦撑着纯诗歌刊物,在凄风冷雨中繁华如梦、惨淡飘摇。我身边的几位诗友满目忧郁充满悲愤的感慨:诗歌的空间微乎其微。

当抖落了一天的粉尘尘埃,惯性使然地端坐在橘红的台灯下,让疲惫的思维爬出窗外斑驳的老墙时,我心里惦念的依然是那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学精华——魂牵梦萦的诗歌。我一如既往地固守着贫瘠的精神家园。我脚下的这块沃土,是百业待兴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大别山下红旗猎猎功勋卓著的老区。这块神奇的土地给了我喷薄欲出的灵感,我不可抑制地要用精炼的文字,热诚地讴歌亦犀利地鞭挞!

棱角全无的我,思想消沉、话语尖刻、梦幻缥缈。每当默诵着古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我总是哑然失笑,心如黄连,以至于想到就此搁笔偃旗息鼓,甚至想到如海子般的一骑绝尘……正当我思想步入“梅雨季节”时,在一次笔会上,我遇见了《小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先生,杨先生跟我历数他在边疆举步维艰地坚守文学的经历,并对我的诗文予以积极评价。黑夜里,哪怕一点亮光也会迸发奇迹。我即将绝望的信念之灯重新点燃,开始了创作路上心如磐石地踽踽独行。在诗人梁谢成先生的引荐下,我的第一本诗集《梦翔》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望着自己殚精竭虑收获的果实,我心里百感交集如劫后余生。是的,在最困难的时刻,坚持三秒钟,也许你的人生就会柳暗花明般峰回路转。

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笔会上,著名诗人时红军对我的诗作赞赏有加,我备受鼓舞。我文思泉涌般地迎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我要学会秋波无痕、素心如玉般的厚积薄发,以尊敬和谦卑书写壮志,以孤独和自信守望豪情,让自己锲而不舍的梦想永远飞翔!我不会忘却曾经牵手的一段枯木逢春的故事:我被诗歌撞了一下腰。

当最后一枚蝶叶飘零在季节的边缘,我抬起冷峻的双眼仰视那茫远的天空,苍凉寂寥早已在我的心头沉淀郁结。商潮澎湃使我这位自命不凡的“饱学”之士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世界抛弃。于是,冬天未至,我的心便进了冰天雪地之中。重新拿起厚重的诗集,在众人眼里却是莫名其妙迷惑不解视我宛如怪物,“迂腐”二字明显地写在他们的脸上与鄙夷的目光中。我愕然了,我的心灵找不到一丝的慰藉和任何一个高兴的理由,我决定恋爱了。经过千折百回和千方百计的打听和试探,我锁定了目标:静,苗条的身材,漂亮的脸蛋,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和那令人无比怜爱的笑容坚定了我的决心。

一天上午,上完了前两节语文课,我请了假,跑到住室来个潇洒的自我设计,然后借了同事的自行车,跑到小街上。其实小街不远,就在学校附近。静是专门在菜市场旁卖报刊的,我们早已认识,可谁都没想对方会

不会成为自己心仪的一半。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语言推敲,我来到了静的小摊前。那天,天气晴朗,可寒风还是从西装领口钻进去,让我冷得瑟瑟发抖。书摊上摆着好多书报,静正坐在屋里看书,我走了进去。凭我的经验是不会错的,果然,静露出了迷人的笑容。她问:“买书还是买报纸?”声音像挤出的蜜。我说:“不,我顺便看看。噢,你在看什么?”她说:“我在看《星空诗刊》。”

我的上帝!我差点跳起来,我正苦于小街上没有一个爱诗的人与我侃诗而闷闷不乐,想不到静竟爱好神圣的诗歌!而后,我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地侃起了诗。静微笑着倾听,这使我很感动。我兴致勃勃:“在诗人眼里,许多东西都是神奇的美的载体。比如北风,我可以说它是吟唱、是舞蹈、是粗犷的旋律和原始的扶摇……”我甚至肯定此时的静完全从内心爱上了我,因为,她那迷人的微笑

还漾在脸上。机不可失!我充满激情地说:“静,其实,我早就开始注意你了。你是那么得漂亮,那么得高雅,又是那么得富有才情!真的,我从心灵深处的鸣响中感觉到,我很喜欢你,让我做你的男朋友吧!因为,自从看到了你,我就感觉到丘比特的神箭深深射中了我。”说了这么一大段话后,我自信满满,随手关了一下被风吹开的小窗,等待着静的反应。“林老师,你真有学问。讲得好多俺都听不懂。可这年头,学问又不值钱?你还是选择别人吧,俺只上过小学四年级。”“那你怎么读《星空诗刊》呢?”我惊讶地问。她说:“噢,俺看美容广告。”

倾听夜雨

倾听夜雨
倾听檐角木鱼轻轻地敲响
我的思维随一枚雨滴
于青石阶上盛开

我仿佛听到
雨霖铃的绝妙回响
日间的风尘被夜雨濯涤
我心静如水
如晚钟中静默的禅师

倾听夜雨

倾听一曲来自唐朝的音
婉转低回的地方
我如一名信徒
聆听《圣经》的吟唱

倾听夜雨
倾听舒缓的音乐
装饰着人们的梦境
装饰着典雅的乡村
几声梦呓般的鸡鸣
被夜雨慢慢淋湿

踏雪有痕 (组诗)

燃烧的雪

守望家乡
我热辣的目光
在平平凡仄的脚印上舞蹈

无处不在的雪
把家乡装裱成
宋朝的山水画
清幽恬淡的意境
诠释着一些古诗词
丰腴的灵感

富裕在酒杯中荡漾
火塘米酒和爆竹
让现代的春节
在古色古香中陶醉

雪
疯狂的煽情
人们却依然春意盎然地
置办年货和置换祝福

大地在欢笑中
迎春纳福
数年不遇的雪灾
成了媒体上的故事
没有忧心忡忡和呼天抢地
让雪灾尴尬无比

学生们朗诵的古训
在我耳旁叮咛摔碎
修长坚硬的缰绳
影子般拴着我
幼小的马驹在我身后
欢快地舞蹈

我聆听茫茫的雪山那边
一声悠长的嘶鸣
挣脱羁绊
四蹄如飞

向往春天

鲜活的微笑
绽放在葱郁的日记里
风趣的话语
激活平凡日子的细胞
我们轻摇扁舟
冰雪缓行
在心海上投下楚楚动人的
身影

我是飞马

溜达在狭窄的栈道
往日的岁月荒凉而逃
马蹄声声
演绎一支流浪的骊歌

相思成灾

雪
以铺天盖地的形式
完成了一首打油诗

世界凝固成冰雕
栩栩如生

淡忘了降落在人脸上的
阳光和雨雪

飞天

千年的朔风
销蚀不了你纯真的笑脸
你风情万种的眼神
流淌着要找多舞的神韵
古老的石窟满壁风动
你参透红尘的玄机
斩断痛苦无尽的根须
用轻盈的飘飞
拆除世俗的樊篱
在梦想的家园

你将栽下唯美的心愿树
你向着神秘的天阙
轻舞飞扬
曾经的沧桑
丰盛佛经的典故
你甩动的衣袖
是抽向平庸的鞭子
你用起舞的清影
定格涅槃神的
超然和伟岸

乡关何处 (组诗)

故乡行

北风凛冽的撕碎
千姿百态的想象
我踩着腊月酒曲的醇香
归心似箭地踉跄在
乡思的平仄里

水泥路的触角张牙舞爪
却没有抚摸崎岖的山径
我忆念着如风的往事
默诵陈子昂的怆然
漫山遍野的衰草一片枯黄

在乡亲们感激与担忧中
你夸饰的歌声
让鬼子晕头转向

父亲九岁时一个午后
浓重的阴霾让你从此身兼
两职

你用生命为赌注
让五代单传的父系
从“粮食关”侥幸逃脱

度过八十六个春秋
您永久旅居谪熟的菜园
您的孙子们时常在电脑前
唏嘘

老虎刺

英姿飒爽的老虎刺
站在冬日劲风的秀发里
冥思苦想
生命的翠绿与刚烈

叶刺虎视眈眈
成为这个季节难得一见的
盎然

此时我正在衣襟褶皱地
流浪
都市的繁华
拥挤的车流
以及危机四伏的微笑
让我望而却步

乡村的道路
坎坷得如一支激越的
古曲

未名的野花
率性地地遇而安

忆祖母

憔悴的荒草
覆盖了你的居所
一生清高净洁的奶奶啊
你的喟叹如今阴沉的天宇

绕树三匝的留鸟
悠长的哀鸣
把你从荒冢中扶出
你步履维艰地晾晒着斑斑
的履历

你是红军宣传队的百灵
让八月的桂花遍地开放
一条红布飘带浸透激情
在山区的村落里活灵活现

罪孽深重的子弹
跑不过你未裹的双脚

百花在春天的喧嚣中挠首
弄姿
也在无可奈何的哀叹中
零落或碾尘
老虎刺风采如昔
唤醒我眼热的记忆

家禽家畜频繁约会或战争
老家的柩子树和月月红不
堪一击
花虎刺钢筋铁骨泰然自若
它梦呓般的语语划过耳际
让我慵懒的思想
渗出一道殷红的血痕

我用力地攥紧
单薄的行囊
默立如桩
然后双手合十
向老虎刺深情一揖

流浪

牛蹄坑里
初生的青草酣睡在
唐诗欣喜的对仗里

麦浪啊
正从海子的泪光中
铺满我呆滞的视线
这些金黄的花朵
盛开在割悍与雄奇上面
谦逊且丰满

我在地垄间憩息

刘麦的农人
话语中流淌阳光的乳香
用最熟稔的方式
将朴实的自豪
装进镰刀的光芒

我慢慢地立起
将身上的尘土和沮喪
伴随干瘪的酒壶
切进麦茬的枪林中
然后
跌进久违的村庄

伤不起的梦

无心的允诺
在你的心湖上
荡不起一丝涟漪
却像浸毒的暗器
让我昏迷不醒

我有时不期望清醒
更畏惧来年

匆匆的脚步
如一树带笑的梅花
害怕春日暖阳的抚摸

人生作业中情感方程
多数无解
穿插其中的游戏
像紧绷的弹簧
伤得最深的

是最后松手的不可自拔

四
各种泛滥的处世哲学
也归纳不出
波诡云谲的内涵
在那明媚的山坡上
生长着质朴和纯真
还裸晒着我伤不起的梦

寂寞的剑客

此时我骑着快马
在西风劲吹的古道
狂奔成塞外的鸣镝
腰间的酒壶彻底失重
月光下的大漠
如阴森的地狱

我跃下马背
一柄长剑如阵阵闪电
劈砍和刺杀

弱势的沙子被凌厉的
剑气
震得东窜西逃

此时我正拿着一支锋
利的笔
用独门的招式
宣泄心中的落寞
罕见的标点,是我
深藏的飞镖

癫狂的句子
是独孤九剑的升华

此时我仗肝义胆豪情
万丈
坚毅的目光
摧毁怯懦的铁链
我不缺一纸招安的檄文
我唯一缺少的
是一方坚实的擂台

又是秋风起

窗外未名的鸣虫
忘情地卖弄歌喉
把我们当初相遇的季节
修饰得华彩四溢

岁月的魔刀
痛楚地
刻下滴血的印痕
我除了收获稻菽般
硬长的胡须外
一无所有

直面电脑狡黠的眼睛
我的思维
渐次枯萎
仿佛秃牙咧嘴的湖底
一株惨不忍睹的焦草

我强颜欢笑驱赶
一只只蚊子以及
令人作呕的广告
月光的一支尾巴
溜进书房

扫描我日志中的豪言壮语
我们当初相遇的季节
又尴尬的来临
昨晚的荷塘边
只有我的惆怅
博弈周围的一片寂寥

形只影单的我
在秋风的撕扯中
趁着月色
修复受损的心窗

红与黑

笔会结束了,茶场安排了丰盛的“农家菜”。我们在无数个“感谢”声中狼吞虎咽。“红披风”却轻拿轻放、细嚼慢咽,依然很“淑女”。下午要劲地摆动,“我!我没有领到!”服务员把茶送到她手里,她做了个鬼脸说:“谢谢!”“红披风”躲在一边,茶叶塞到她手里时,百般谦让,不住地说:“不好意思啊!”

金主席忙着招呼大家合影留念,并布置了采风创作任务;每人在15日以前交一篇作品到文联《蓼苑》杂志社。

过了几天,我到文联交作品——组诗《净土》。路过邮局,碰到了“黑丝袜”姐弟俩,她正拿着一摞东西往外走。我用那揶揄的语气说:“领稿费呢!请客啊!我看看多少?”她双手倏地藏到身后,不给我看。我说:“你看!那边不是古原吗?”她说:“哪儿呢?”我趁机夺过她手里的东西,原来是玉树灾区小朋友寄来的明信片:“高兴姐姐,你的爱心包裹我已收到……”足有十余张!我诧异地问:“美女,茶叶喝完了吗?”她笑而不答。高畅说:“上次‘五一’带回的茶叶,姐姐早送给隔壁王奶奶啦!王奶奶腿有毛病,可怜极了!”高兴扬起巴掌对弟弟说:“就你多嘴!”对我说:“回见啊!”一溜烟走了……到了文联,我对金主席说:“俞梅的作品交了吗?我想先睹为快!”金主席摇摇头说:“你还不知道吗?俞梅前两天被检察院带走了,乖乖,从家里搜出几百万哪!”

从县文联大楼里出来,只见院子里牡丹正在怒放。在波诡云谲的日光下,红色的黑色的正在摇曳……